

上 编 总 论

第一章 花类本草的历史沿革

花类本草是指药用部分是植物花的一类本草。花作为药物应用，或鲜用、或干用，或入汤剂、或入丸散，或内服、或外敷，或治病疗疾、或美容保健，都有着悠久的历史，已成为重要的本草门类。花还以它特有的婀娜多姿、鲜艳喜人的形态，一直和美丽、美好融为一体，自始至终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历程；无时无刻不装点着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。可以说：花既是人类历史上美丽美好的化身和象征，也是人们防病治病、医疗保健的重要药品或生活用品之一。

第一节 先秦时期

植物药是药物起源中最早的门类之一，那么，以植物为载体的花也就有可能比较早的被先民所认识、所利用。“神农尝百草，始有医药。”（《史记纲鉴》）“神农……尝百草之滋味……。”（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）“炎帝始味草之滋 尝一日而遇七十毒……。”（《通鉴外记》）“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 始尝百草 始有医药。”（《史记补·三皇本纪》）“帝使岐伯 尝味草木……。”（《帝王世纪》）等等。这些传说表明了，我们的先民通过观其形体、嗅其气味、品其滋味来认识药用植物的过程。正如《中国医学史》所说的那样：随着“原始农业的发展，使人们在栽培农作物的过程中，有条件对更多的植物作长期细致的观察和进一步的尝试，从而认识了更多的植物药。”作为植物药之一的花类药物，也就愈来愈被人们所认识了。

在切入正题之前，有必要先从文字学的角度作点说明。花古作“华（華）”（《尔雅·释草》：“花，华也。”“华，上古写作“𦌶”（《古

𦵏)、“𦵏”(《睡虎地简五·三四》)。《说文》：“华，荣也。从艸从𦵏。”段玉裁注：“𦵏与华音义皆同。”徐灏笺：“𦵏华亦一字，而《说文》别之者，以所属之字相从各异也。……𦵏乃古象形文，上像蓓蕾，下像茎叶。”高鸿缙《中国字例》：“按字原象形，甲文用为祭名。秦人或加艸为意符，遂有华字。及后华字借用为光华义，秦汉人乃造𦵏，𦵏见《方言》。六朝人又另造花字。日久华字为借意所专，𦵏字少用，花字遂独行。”

早在二三千年前，我们的祖先就知道芳香气味的具有调节人的情绪、养生保健、防疾治病的作用，“香者，气之正，正气盛则除邪避秽也。”(《神农本草经》)如甲骨文中有“杏”字“五沃之土，其木宜杏。”(《管子》)这无疑为先民们认识杏和杏花的食用、药用奠定了基础。

殷商时期，具有芳香气味的花类本草，已被作为美容化妆或治病除疾的药物，广泛应用于宫廷。据史记载，殷纣时期就有人开始使用锡粉化妆，并用燕地红蓝花叶捣汁凝成胭脂，供嫔妃宫女们化妆用。

《诗经》这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，是西周时期至春秋中叶的作品，载有部分商代史料，也是我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药物的书籍。据统计，书中共载录本草及有关生物 291 种，其中植物药占有 167 种之多，诸如花类药物有荷(花)、蕓(茅针)、芍药(芍药)、苕(凌霄花)、舜华(木槿花)、桃花等。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(《诗经·桃夭》)；苕之华，芸其黄矣(《诗经·苕之华》)写出了桃花、凌霄花盛开时鲜艳夺目，生机盎然的样子。桃花是我国名花，已有三千多年的栽培历史。这里还没有提及桃花具有防病治病的作用，那么下面的诗句，就写到了萱草和萱草花的除烦忘忧功能，“爰得谖草，言树之背。愿言思伯，使我心喜。”(《诗经·伯兮》)

《山海经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理书。书中收载药物十分丰富，计有 353 种之多，具体应用的药物有 126 种，无具体应用的药物有

227种。其植物药占 150 种，已记载的花类药有菊花、芫花等，如“女儿之山 其草多菊”；“灵山之下 其木多杏”等有关记载。

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《神农本草经》，载药 365 种，其中植物药 257 种，花类药有鞠华（菊花）、辛夷、款冬花、旋覆花、茺花、芫花、柳华、栞华等。

很多花类药物，因其本身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，备受古人的青睐。如梅花最早产于我国，其“以花贵，自战国始”（《瀛奎律髓》）；菊花最早也是产于我国，《礼记》有“季秋之月 菊有黄华”的记载。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。”（《离骚》）“春兰兮秋菊”（《礼魂》）；桂花“香宜泛酒，味可鬻疴。”《说文》称桂为“百药之长”。屈原的《楚辞》中，吟咏桂树桂花的诗句有十余处之多，如“沛吾乘兮桂舟，……桂櫂兮兰枻”（《湘君》）；“桂棟兮兰橈 辛夷楣兮药房。”（《湘夫人》）等等 并且还提到了辛夷花。

第二节 汉晋隋唐时期

两汉以来，药物学知识经过不断的积累，有了较大的发展，见诸文献记载的药物显著增加。《史记·仓公传》中提到《药论》一书，惜现已失传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医书《五十二病方》，虽非药物学专著，但是记载了芍药等植物类药物，对认识花类本草和使用花类药物无疑是有所裨益的。这期间，随着内外交通的日益发达，特别是“丝绸之路”开通，西域的名药红花等流入中原，进一步丰富了人们的药物学知识。据《续齐谐记》（南朝·梁·吴均撰）载：东汉方士费长房对其徒桓景说，九月九日，你家当有灾难，应该赶快躲避，桓景携全家人，肩背盛有茱萸的布袋，登高山饮菊花酒，以消灾避难。晚上归来，见家中“鸡犬牛羊，一时暴死”。后来，重阳这天人们出游登高山，饮菊花酒遂相沿成俗。唐人王维（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）诗写道：“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

人。”古人重阳登高，头插茱萸花，口饮菊花酒，身临大自然。茱萸花芳香扑鼻，插在头上，可避蚊虫叮咬，并有逐风邪，防病患之效；菊花酒则有疏风明目，清热解毒之功。

三国、两晋时期，新的药品逐渐增多，花药本草也得到进一步发展。如当时的药学著作《吴普本草》，《李当之药录》和陶弘景《本草经集注》等，收录的药物比《神农本草经》增加了一倍，对花类药物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入，应用也得到进一步普及。《风俗通》载：“南阳酃县有甘谷，谷水甘美。其山有大菊，水从山上流下，得其滋液。谷中有三十余家不复穿井，悉饮此水，上寿百二、三十，中百余，下七八十者，名之大夭。菊花轻身益气，令人坚强故也。司空王畅、太尉刘宽、太尉袁隗为南阳太守，闻有此事，令酃县，月送水二十斛，用之饮食，诸公多患风眩，皆得廖。”可见，古人已认识到菊花不仅是供人观赏的花，而且更是延年益寿、散风清热的除疾祛病良药。

随着隋唐社会的安定，药物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。公元 659 年唐政府颁行了《新修本草》，该书收药多达 844 种，花类药物也在逐渐增多。唐人苏鹗的《杜阳杂编》载有鲜桃花治愈狂症；唐·虞世南《史略》和《太平御览》（卷二十）记录了“北齐卢士深妻崔林义之女”用鲜桃花为自己的孩子贴脸美容；唐时宫妃御女已开始食用杏花露或香花等，来换求体香，取悦于人；当时的达官贵人还口嚼丁香，健牙齿，除口臭等等。可见花类药物在唐朝应用之一斑。据《文献通考》（卷二十二，土贡一）记载，唐时各郡府每年进贡的药物多达 120 余种，但花类药物却不多，仅有红花等。进贡的多是麝香、人参等芳香、补养之品。在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》中有水仙传入我国的文字记载：“蔡（水仙花）只出拂林国（意大利），根下如鸡卵，叶长三四尺，似蒜，中心抽条，茎端开花……”。“唐玄宗赐虢国夫人红水仙 12 盆，盆皆金玉七宝所造。”（《花史》）当时的水仙花还仅是皇家消费得起的名贵花。到后来的《本草纲目拾遗》才开始记载水仙花的药用。

第三节 宋金元时期

宋、金、元时期，药物学有了较大发展，有官方和个人编辑整理的药物学专书刊刻了很多 诸如《开宝新详定本草》、《开宝重定本草》、《嘉祐补注神农本草》及《日华子诸家本草》、《证类本草》、《本草衍义》、《宝庆本草折衷》等 收录的药物达千余种之多。

宋朝初年，从长期的战乱走向了和平安定。据《续通典》（卷八、食货、赋税上）记载：宋制各郡每年常贡药物达百余种，除麝香、人参、阿胶等芳香补益之品外，花类药物有白菊花、红花、丁香子母等。在与外医药交流上，输入的药物除香料外，主要还有红花等花类药物，如占城国于公元 961 年（建隆二年）遣使节来宋带香药等。后多次往来，送的花类药物有丁香花等； 阇婆国于公元 992 年（淳化三年）与宋廷恢复交往，送来的花类药物有丁香、红花等；安南国自公元 1263 年起来宋，送来蔷薇水；注辇国从 1015 年开始向宋朝输入丁香、金莲花、蔷薇水等花类中药。值得一提的是花露（蔷薇水），已由国外进入中原，作为医疗和保健的药物被应用于临床了。这期间国产的花类药物的应用也日益广泛。金银花治蕈毒，“崇宁间，苏州天平山白云寺五僧行山间，得蕈一丛甚大，摘而煮食之，至夜发吐，三人急采鸳鸯草生啖，遂愈。二人不肯啖，吐至死。此草藤蔓而生，对开黄白花，傍水处多有之，治痈疽肿毒有奇功，或服、或敷、或洗皆可。今人谓之金银花，又曰老翁须。”（宋·洪迈《夷坚志·再补》）曼陀罗花有麻醉作用；广西曼陀罗花，遍生原野，大叶白花，结实如茄子而遍生小刺，乃药人草也。盗贼采干而末之，以置人饮食，使人醉闷，则挈篋而趋。南人或因为小儿食药，去积甚峻。（宋·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卷八）。宋代著名诗人陆游在不少诗篇中写下了菊花药枕的治疗作用，“头风便菊枕 足痹依藜床”（《老态》）；枕囊贮菊愈头风（《示村医》），“采得黄花作枕囊，曲屏深幌闷幽香。唤回四十三年梦，灯暗无人

说断肠。”诗中不仅对菊花枕进行了咏赞，而且还写出了其治疗作用，即将疏风清热、明目清肝的菊花装入枕囊，枕用舒服，容易入睡，有益身体健康。更值得一提的是用花酿制花酒，已见诸文字记载，不仅发展了酒的种类，也丰富了酒文化。通过上面几则非医药文献对花类药物的记载，更能看到当时花类药物广泛普及之一斑。

元朝至元五年（公元 1268 年）十二月，元政府颁布严行禁约，将具有剧烈毒副作用的乌头、巴豆、砒霜之类药物严格管理，不得发卖与人。至元九年（公元 1272 年）八月，严管的药物又增加了花类药茺花。如有违反律规者，杖 67 下，罚至元钞 100 两于告人充赏。这在国家加强对较大毒副作用的药物管理，避免或减少此类药物中毒方面，迈出了非常有意义的一步。

第四节 明 清 时 期

明代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问世，标志着药物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，大量的花类药物被收入书中，使花类药物得到了比前代更为系统的整理和总结。据《大明会典》记载，万历（公元 1573 ~ 1620 年）时期共采办药材 249581 斤有零，但花类药物仅有顺天府干菊花等 1646 斤多，其他均为芳香补益之品；该书记载外国输入的花类药物有：琉球的丁香；暹罗的丁香、蔷薇水；爪哇的蔷薇露、番红花；须文达那国的蔷薇水；苏门答腊的丁香；苏禄国的蔷薇露、桅子花、丁香等。明代由于郑和的七下西洋，有力地促进了中外药物的交流，进口的花类药物无论从品种上、数量上都是比较多的。

花类药物在明代社会的应用，也十分流行和普及。明·朱国桢《涌幢小品》载：“绥宁有梦花草，其茎如藤，其花黄白，丛条如线。有畴昔得梦而遗忘者，纽之即寤。”菊花药枕在明代也用得十分普遍，“警枕重劳石枕寒，无如花裹最相安。剖来珠蚌光堪掬，采积金英秀可餐。布被暖香欺绵帐，竹床清簟敌蒲团。休论返黑方

瞳炯熟睡通宵即大丹。(明·朱之蕃《决明甘菊枕》)诗中写了药枕柔软舒适,药香四溢,清肝明目,催人熟睡,胜过治病的丹药。明·姚可成《食物本草》中开始作为药物收入了玫瑰花,认为其有疏肝理气,和血调经的作用。花类药物也和其他药物一样,随着时代的前进和人们认识的深入,在不断增加和丰富。

清朝人称花茶为“香片”,是于沏茶之际放入茉莉花、玫瑰花、莲花等香花,因此便有“茉莉香片”、“玫瑰香片”、“莲花香片”等雅名,这不但丰富和发展了我国悠久的茶文化,还融多种具有不同治病防病作用的花类药物于一壶,达到品茗、冶情、防病、祛疾的目的。清廷历朝对防暑的药物非常重视,除供御用外,还分发嫔妃和大臣,这些防暑的方药中,常用银花、菊花、梅花等配制。慈禧一生很注意美容保健,对菊花、金银花等许多花类药物十分垂青,常用金银花等泡茶饮,她的保健方药中也常有这些花。王象晋的《二如堂群芳谱》和王顥等就王象晋原书,重编的《广群芳谱》中专有“花谱”篇目,对不少花的“治疗”作用多有论述。纪昀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有关于雪莲的记载:“塞外有雪莲,生崇山积雪中,状如今之洋菊,名以莲耳。……此花生极寒地而性极热。盖二气有偏绝,积阴外凝,则纯阳内结。……然浸酒为补剂,多血热妄行。”雪莲的花序入药,临床用于妇科之疾。张渠《粤东闻见录》记有广东地理、物产、人情风俗,岭南药材,其中载有山姜花,对产地、药性、功用、配伍等都有论述。

《红楼梦》(第七回)中有一张为薛宝钗治疗喘嗽的方子叫“冷香丸”,方子全为花类药物组成,可称得上是花类药物应用的代表方了。方药的组成:白牡丹花蕊、白荷花蕊、白芙蓉花蕊、白梅花蕊,研末为丸。方中白牡丹花蕊性平味淡入心包络,调经活血、除烦;白荷花蕊性平味甘,清心通肾、涩精养血、止咳定喘;白芙蓉花蕊性平味辛,泻热凉血,清肺排脓,平喘止咳;白梅花蕊性平味酸微涩,利肺化痰,平肝安神,散郁生津。又合以雨水节的天落水、白露节的露水、霜降节的霜、小雪节的雪,共奏清五脏虚热,

解诸经瘀毒，泻火而不伤津，滋补而不凝滞之功，适用于温热诸症。《红楼梦》中还记述了贾宝玉挨打后服玫瑰露事，宝玉伤痛中服玫瑰露可疏肝解郁、治其食欲不振，胁肋胀痛，幼能活血化瘀而利于疾病的恢复。

第五节 近现代时期

尽管目前还没有研究花类药物的专著，但现行的《中药大辞典》、《中华药海》、《中华本草》等书已收罗了大量的花类药物，为今后专门研究花类本草奠定了基础。不少花类药物在近现代临床上已是常用之品，如金银花、菊花、野菊花、辛夷、款冬花、丁香、密蒙花、谷精草、合欢花、红花、槐花、芫花等等。

如今用花类药物美容美肤，进行保健，已是非常普遍。诸如桃花茶、茉莉花茶、金银花茶、菊花茶，桃花粥、茉莉花粥、梅花粥、芍药花粥，黄菊花饭、桂花糕、菊花糕，芙蓉烧豆腐、菊花火锅、鸡冠花瓣炖鸡、五花菜、油炸玉兰花瓣，桂花酸梅汤、金银花露……有茶、有汤、有粥、有菜，品种丰富，花样繁多。

除了食用干花外，鲜花的食用正方兴未艾。现在通常供人泡茶饮用的鲜花计有二三十种之多，多是具有清热解毒、清肺止咳、养肝明目、健胃消食、增强机体免疫力、促进血液循环、解除疲劳、养颜美容作用的花类药物。象菊花、金银花。金莲花、辛夷花、玫瑰花、杜鹃花、百合花、芙蓉花、芍药花、莲子芯、紫罗兰、西藏红花、月季花、玉兰花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可见，花类药物以其特有的治疗保健作用，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，以其本身所具有的色、香、味，越来越招人喜爱和垂青。因此，不论在临床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，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应用。今后，花类药物必将成为人们主要的保健品和临床应用上必备的药物。

第二章 花类本草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

第一节 美容化妆

中药美容化妆的历史可追溯到 3000 年前的殷商时期，当时嫫妃宫娥们已开始用锡粉化妆，并用燕地红蓝花叶绞汁凝结成胭脂来擦脸。《神农本草经》收载具有美容作用的中药达 25 种，花类的有菊花、辛夷、合欢花等；另外还记载了具有“长肌肤，润泽颜色”的美容药品——面脂，长期搽用可使脸面光泽，皮肤柔嫩，皱纹舒张。《华佗神医秘传》载美容方 10 首（其中 3 首存目，药已佚），美发（眉）方 8 首（存目 4 首），治腋臭方 1 首，治手足皴裂方 1 首，其中“华佗治眉毛稀疏神方：取七月乌麻花阴干为末，生乌麻油浸，每夜涂之”；“华佗治头风白屑神方”中有羊躑躅花；“华佗治腋臭神方”中有丁香等。“北齐卢士深妻崔林义之女”用桃花来为自己的孩子美容。桃花令人好颜色，悦泽人面。因此，有经常吃桃花，脸面似桃花的说法。据记载清朝慈禧防治脱发的方子，共有 12 位中药，其中花类药有辛夷、玫瑰花、公丁香 3 味。具有去屑止痒、乌鬓发、防脱发的功效。

美容除了外用药物外，内服也同样具有较好效果。目前，被人们所食用的鲜花多达 30 来种，如金银花、菊花、梅花、金莲花、玫瑰花、杜鹃花、芍药花、芙蓉花、玉兰花、丁香花、梨花、葫芦花、凤尾花等等，或为茶、或作粥、或制汤、或炊饭、或烧菜，吃法多多，不一而足。鲜花食品含有 10 多种氨基酸、铁、锌、碘、硒等微量元素，14 种维生素，80 余种蛋白酶、核酸、黄酮类化合

物等活性物质。因此，长期服用鲜花能够防止面部色素沉着，预防皮肤粗糙和老化；并对雀斑、黄褐斑、暗疮等有良好的治疗作用。

“香身”是美容的一种特殊方式。早在唐宋时期，后妃宫娥食用一些芳香类中药，来换求体香，以取悦于人。例如清朝传说的香妃，就是体有异香而被皇帝宠爱，并赐有“香妃”之美称。祖国医学和现代医学都印证了蕴香美食是具有科学道理的，人们经常食用香花，人的机体中就会蕴结着花的香味。如茉莉花清香袭人，能理气活血，调达气机，每取茉莉花粉 3~5g，调于粥中食用或冲茶饮用，日久可使肌肤润泽、体味芳香；用菊花瓣泡茶或研末制成蜜丸，长期服用，会使人清香散溢，容颜娇美。

总之，花类中药在美容方面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：消炎抗菌；增强皮肤弹性；保护皮肤粘膜，预防粉刺；防治雀斑、皱纹、皲裂；洁净皮肤抗脂漏，预防化脓性皮肤病；⑥润泽皮肤，预防老化；⑦敛汗，除臭；⑧减少头皮屑，美化毛发等。近年来，我国中药美容品、洗发品发展迅速，品种花样繁多，颇受人们的欢迎，具有很大的开发空间。

第二节 饮食调味

花类药物不但可以直接作为饮食品或调味品，而且还可以制成别的东西，再充当食品和调味品。直接者如屈原《九章》中说的“播江离与滋菊兮 原春日以为糗芳。”即把菊花掺和到谷物中制成干粮食用。据传古代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，就曾用萱草蒸饭充饥。唐宋时，菊花入饌备受人青睐。我们今天也常用洋槐花和面烙饼，其清香可口，增人食欲。做菜吃的菜花，更为餐桌上所常见。菜花是短颈上长成的畸形头状体，有无数个密集的肉质花茎和未发育的蕾群组成。具有爽喉、开音、润肺之功效，现代研究菜花含有吲哚类化合物，主要是芳香异硫氰酸和二硫酚硫酮，具有抗癌作用。目

前，菜花已被列入了人类的食品抗癌食谱中。

用花酿造的“花酒”或蜜蜂酿制的蜂蜜，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食品或药品。花酒，在《宋史·三佛齐国传》中有载：“有花酒、椰子酒、槟榔酒、蜜酒，皆非麴蘖所醒，饮之亦醉。”其实，用花酿酒在我国汉代就已开始，晋代葛洪也有关于花酒的文字记载。此处所说的花酒是当时的南洋古国——三佛齐国输入宋朝的“洋花酒”。花酒虽是用花制成，但也毕竟是酒，饮之过量同样和麴酒一样醉人。苏轼《蜜酒歌序》：“西蜀道士杨世昌，善作蜜酒，绝醇醪。”林弼在《临江》诗中写道：“蓬窗饮罢还成醉，蜜酒初香玉笋肥。”（《明诗纪事》）可见蜜酒在宋明时期还比较流行。蜂蜜是蜜蜂采取花粉所酿成的稠液，因蜜种、蜜源、环境等不同，蜂蜜的化学组成差异甚大，名称也不同。如槐花蜜、枣花蜜等等。蜂蜜的主要成分是葡萄糖、果糖、水分，另外还有挥发油、花粉粒、蜡质、酶、矿物质、维生素、氨基酸、激素等。蜂蜜供食用也供药用，除了滋补身体治疗疾病和调和药性以外，还作食品或美容化妆用。甲骨文中已有“食蜜”文字记载。《神农本草经》早已把它列入上品补益药，其性味甘平，功用补中、润燥、止痛、解毒，是医家常用之药。作食品食用，吃法颇多，如用蜜和米面做成的糕饼叫“蜜饵”；“粬枚蜜饵，有餠餠些”（《楚辞·招魂》）用蜂蜜作的饮料称“蜜浆”；“时盛暑，欲得蜜浆，又无蜜”（《三国志·魏·袁术传》“发病死道”注引《吴书》）用蜜浸渍果品为“蜜渍”；“亮后出西苑，方食生梅，使黄门至中藏取蜜渍梅”（《三国志·吴·孙亮传》“日于苑中习焉”注引《吴历》）用蜜沾渍的果品谓“蜜饴”或“蜜煎”，“进呈精巧消夜果子合，合内簇诸般细果、时果、蜜煎、糖煎，……等品。”（宋·吴自牧《梦粱录·除夜》）不论是在临床上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，蜂蜜都是必不可少的良药或保健佳品。当然，也是上好的调味矫味之品。明清时期，人们常把鲜花蒸馏制成香露，用来入汤、兑酒、调汁制饵，其味香鲜宜人。据清代顾录《桐桥倚棹录》记载：江南姑苏虎丘仰苏桥、静日轩，制作花露数十种，闻名

遐迩，供不应求，而尤以杭菊花露为最绝，因其开瓶香冽，醉人心脾，时人皆视为珍品。但是，作为饮食调味的花露，已今不再昔，实令人叹惜。

第三节 调适环境

花类本草具有美化环境的作用。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中随处都可见到这方面的记载，无论是帝王的皇家苑囿，还是达官贵人的私人园林；无论是文人雅士的庭院内外，还是农家百姓的房前屋后，种花、植树、养草，都是必不可少的。

晋代陶潜为彭泽县令时，在宅边种植柳树五株，以“五柳先生”自号。他归隐后，又种菊，“采菊东篱下”以自娱。因此，后有“陶渊明独爱菊”之说。古时，我国各地都喜欢种植牡丹、桃花等，就是佛寺道观中也不例外，如“玄都观里桃千树”（刘禹锡《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》），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（白居易《大林寺桃花》），相传唐朝武则天有一次游后苑时，百花俱已开放，独有牡丹未花，武后一怒之下，把牡丹贬到了洛阳。唐朝京城长安，灞河两岸，广植柳树，春天来临，柳絮飞雪，成为当时一大景观。

相传汉武帝刘彻与爱妃丽娟在后苑赏花，武帝望着态若含笑的蔷薇花，对爱妃说：此花绝胜佳人笑也。丽娟戏道：笑可买乎？武帝曰：可！丽娟奉黄金百斤为买笑钱。从此蔷薇又名“买笑”。据《天宝遗事》记载，唐明皇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都非常喜欢桃花。他们在宫中禁苑里种桃千株，每当桃花盛开之时，两人徜徉在桃花丛中，明皇常亲手采下鲜艳的桃花，为贵妃插在云鬓上，春风暖，桃花香，环境美，心情畅，情绵绵，意长长，正是千树万树的桃花装点出了优美的环境，优美的环境才能培育出良好的心情。同时，鸟语花香，草木成荫的地方，又是人们游玩和谈情说爱的场所。

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，在成都郊外的浣花溪畔买地修建草

堂，并在草堂四周广植树木花卉和草药、蔬菜。“奉乞桃树一百根，春前为送浣花村”；“草堂堑西无树林，非子谁复见幽心。饱闻楳木三年大，与致溪边十亩荫。”这是他向友人讨要树苗时的写照。据史记载，经过他数年经营，草堂周围纵横数十里皆树木成林，花香鸟语。白居易在忠州任上，经常带领人们植树造林，栽种花草。“持钱买花树，城东坡上栽，但购有花者，不限桃杏梅。”在他离任时，还登上城东开元寺的阁楼来与自己种植的花木告别，“楼上明年新太守，不妨还是养花人。”并寄希望于下任太守，也能和他一样喜植树，爱种花。

唐朝诗人高骈在《山亭夏日》诗中说：“绿树阴浓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水晶帘动微风起，满架蔷薇一院香。”院中种上蔷薇，在旁纳凉，风来香飘，给人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。

据《成都记》载：后主孟昶在成都城上，遍种芙蓉，每至秋来花开，40里如锦绣，高下相照，景色怡人，置身城中，颇感舒爽。宋人叶绍翁《游园不值》“满园春色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”园中杏花满枝令人陶醉。从有关文献，都可以看出历代皇家园林或显贵大臣们的花园，不仅楼台亭榭雄伟华丽，山水精美，而且奇花异木点缀其间。如清朝的皇家名园——圆明园，由清高宗弘历《圆明园四十景小序》中就可看到：“林木阴湛，花时霏红叠紫，层映无际”；《正大光明》“环植文杏，春深花发，烂然如霞”；《杏花春馆》“坡有桃，沼有莲，月地花天。”《多稼如云》“保留至今的江南园林沧浪亭、拙政园、寄畅园等等，无不花木扶疏，清风送香。

现代，城乡的人们种花养花，蔚然成风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几盆鲜花，装点着自己的居所，美化了人们的生活，陶冶着人们的性情。花卉市场也随着人们的需求而快速发展起来，鲜花店已遍布市镇。树茂草青，鲜花盛开，人们生活在其中，自然会“心旷神怡”，既舒畅心情，又利于健康。更重要的一点是，鲜花不仅美化和改善人们居住的环境，同时，还能驱除蚊虫，净化空气，尤其在目前

空气污染的情况下，室内种上几盆花卉，对清除有毒物质，保护人们的健康大有裨益。当然，也并非什么花都有益，应有所选择，也不宜放置过多。

第三章 花类本草在医学上的应用

第一节 治病疗疾

花类本草是中药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在医学上的应用不但历史悠久，而且也非常广泛。按它的功效来分，有解表、清热、祛暑、祛风湿、祛寒、泻下、利水渗湿、平肝熄风、止咳化痰、理气、理血、消食、安神、补益、收涩、驱虫等诸大类；从它的临床应用来看，内科、外科、妇产科、小儿科、皮肤科、肛肠科、五官科等各科疾病均可选用。可见，花类本草是：在功效分类上比较全备，在临床应用上适应于各科疾病，在品种数量上较多的一种本草门类。花类药物在使用方法上，既可用干品，又可用鲜品；既可入煎剂、散剂、丸（丹、片）剂、膏剂、酒剂内服，又可外用熏洗、敷贴、佩戴、药枕、注射、嗅气闻味等等，使用的方法繁多。

在方剂学中，虽然全部以花类药物组方的方子非常少，但是以花类药为主，再配用它药的方剂还是比较多的；如果说含有花类药物的方子，那就可以称得上蔚然大观了。前者最早的方子是《金匱要略》中的“红蓝花酒”，及《华佗神医秘传》中的“旋覆花汤”，以及后来李中梓《证治汇补》的“咳嗽捷径方”等，可惜的是凤毛麟角，为数太少；以花类药物为主的方子，仍以《金匱要略》“旋覆花汤”、“蜜煎导”为最早。据《古今名医方秘方大典》选载的《内经》到清朝近 3500 首名方中，以花类药物为主（含全部花类药物）组成的方子共有 312 首，其中以花类药名命名的方子 57 首。近现代名老中医的处方近 1500 首，以花类药物为主（含全部花类